

精華編四六冊
經部禮類

儒藏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 精華編. 四六/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301-11764-4

I. ①儒… II. ①北… III. ①儒家 IV. ①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028322 號

書 名: 儒藏(精華編四六)

著作責任者: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責任編輯: 王 應 吳遠琴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11764-4/B·0450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子信箱: dianjiwenhua@163.com

電 話: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5669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開本 45.5 印張 530 千字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500.00 元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 010-62752024 電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儀禮鄭註句讀

〔清〕張爾岐 撰

張 濤 校點

目錄

校點說明	一
儀禮鄭註句讀序(黃叔琳)	一
儀禮鄭註句讀序(顧炎武)	三
儀禮鄭註句讀序(劉孔懷)	五
儀禮鄭註句讀序(李斯孚)	六
儀禮鄭註句讀序(張爾岐)	八
儀禮鄭氏註士冠禮第一	一
儀禮鄭氏註士昏禮第二	二〇
儀禮鄭氏註士相見禮第三	三九
儀禮鄭氏註鄉飲酒禮第四	四六
儀禮鄭氏註鄉射禮第五	六五
儀禮鄭氏註燕禮第六	九九
儀禮鄭氏註大射儀第七	一一九
儀禮鄭氏註聘禮第八	一五一

儀禮鄭氏註公食大夫禮第九	一九一
儀禮鄭氏註覲禮第十	二〇四
儀禮鄭氏註喪服第十一子夏傳	二一四
儀禮鄭氏註士喪禮第十二	二四八
儀禮鄭氏註既夕第十三	二七二
儀禮鄭氏註士虞禮第十四	二九五
儀禮鄭氏註特牲饋食禮第十五	三一〇
儀禮鄭氏註少牢饋食禮第十六	三三二
儀禮鄭氏註有司徹第十七	三四八
儀禮監本正誤附	三七〇
儀禮石本誤字附	三七八
馮秉仁識語	三八二
儀禮鄭註句讀跋(胡德琳)	三八三

校點說明

元明以降，三《禮》衰微，治《禮經》者，代不數人。至清乾嘉中，復大顯於世，而當時諸儒尋本追源，咸推蒿菴處士爲先導。處士姓張，名爾岐，字稷若，蒿菴其號也，又號汗漫道人。萬曆四十年（一六一二）生於山東濟陽，嘗爲諸生。崇禎中，父罹兵難，處士慟憤交集，讀《蓼莪》詩「匪莪伊蒿」之句，有動於心，遂顏所居曰蒿菴。自此堅卧不仕，摩挲墳典，著有《周易說略》、《夏小正傳註》、《蒿菴集》等書，而《儀禮鄭註句讀》最爲後人稱道。

處士生當鼎革之際，於故國衣冠留戀不能自己，又以居鄉少明禮者，故尤耽心禮學。大體以爲世運反覆，風俗丕變，君子行禮，當返諸二帝、三王、周公、孔子，而求其是。聖人之書，莫非禮也。

禮者，道之所待以徵事者也。始之天命以著從來，極之倫彝典則以表大業，要之誠明以立本事，發而符節，以就於中。禮一而已，統論約說爲中庸，克己達人爲仁義，聖人之道，無以復加於禮。故處士特尊朱子，而斥象山、陽明，於時亦異數矣。

處士幼而受經，然時遭喪亂，未暇深造，不過從事舉業、泛濫雜學，兼以僻在鄉野，少有文籍，故年過三十始讀《儀禮》，至五十九歲《句讀》稿成，用功幾三十年，其間辛苦，備載於書前自序。自來學者多苦《儀禮》難讀，究其緣由，泰半在章句之不明。夫禮制茫昧，文字古奧，諸經皆然，至若《儀禮》一經，專記周人行事之節文，其辭質，其數繁，名物之紛雜，文脈之猥複，更較他書爲甚，世易時移，人不能通，固其宜也。昔賢論讀之法，倡以三事，曰分節，曰繪圖，曰釋例，而以分節爲先務，實有感焉。篇中苴經尊俎諸物，非句讀不能辨其離合；進退揖讓、迎拜對答之儀，又非章句不能析其起訖。是以分節之法，漢師已具，而大備於賈

疏。逮朱子創爲《經傳通解》，每節後施以標題，後來作者，咸踵其意。處士之學，猶遵漢宋遺規，而孜孜所求，尤在禮文之科段與鄭註之然否，原原本本，確爲禮學正途。今觀其書，全錄鄭註，節取賈疏，詳標句讀，自《喪服》篇及若干記文外，悉爲分章，後列標題，章之下復設小節，可謂提綱挈領，目朗眉清；又旁及他家經解，間附己意，於元明浮詞雜說，均加刊落，亦清整可喜。朱子《通解》，處士雖未之見，然其節目往往相近，因知《禮經》嚴密，異代所見固有出乎同然者。晚出之《章句》、《集編》、《正義》，點讀、節目容有異同，然大體不脫蒿菴故步。處士又勘正監本、石本訛謬，其所論雖未必盡是，而清世校讎《儀禮》之風實由此開，金、盧、沈、顧、阮諸家繼起，遂得後出轉精。顧亭林不輕假人，獨於先生廣爲揚譽，許其能得山東三《禮》之傳，世人每以此多之。

然《禮經》向無善本。此書據明監本爲底本，底本既劣，事倍功半，處士雖頻加是正，然訛誤糾

不勝糾，脫落亦無由校補，即鄭註一項，此本所闕已當以十數，豈非可惜。處士別採陳祥道、朱子、吳澄、陳澧、徐師曾、李之藻、張鳳翔、顧炎武之說與夫《大戴》、《家語》、《說文》、《五經文字》、《廣韻》、《字彙》諸書，凡十餘家，在鄉間亦屬難得，但究竟未廣，故所得不能弘深，其論說之當否，讀者自裁之可也。

《句讀》初名《節解》、《節釋》，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始改今名。越三年，歲杪，而處士歿矣，年六十有六。其手書遺囑謂：「《儀禮》欠一定本，若於一二年內能爲之，吾無所憾。」念茲在茲，令人感懷。東省賢達以處士一生精力所粹，屢欲梓之而未果，乃傳抄者衆，而大吏進呈京師者再。洎乾隆八年（一七四三），高氏和衷堂始付之剞劂，三十八年胡德琳復據此板增補重印，適朝廷徵書，遂登之天祿，而《四庫》乃謄入經部《儀禮》類。士林且傳刻不絕，今日存者有尚德堂刻本與晚清書局刻印之本多種，俱和衷堂本之支與流裔。

今以和衷堂所刊爲底本，新增胡氏印本新刻序跋二篇於後。又，《四庫全書薈要》與《文淵閣四庫全書》對刊本各有改正，遂取以參校。《句讀》所引原文，亦加比勘，苟非顯誤，不予校改。凡參校本文字異同，非關經義者不錄。句讀以刊本爲準，與今日習慣不同，點校本於經註及鄭《目錄》原文，則唯在句讀之處施以標點，以便讀者稍見蒿菴原意（書名號、引號除外；《句讀》有句有讀，今無能依仿其式矣）；至引疏及處士自言等類，則未盡依原本。偶遇經註句讀脫落處，如辭不能通，則增刪標點，前後矛盾，一仍其舊。原書尚有于湜音字，標於字右，今變爲小字，列於所釋字右下；部份符號如四聲圈點等，難於保留，概行省略。校點者於彭林、楊天宇、陳戍國、王暉諸先生《儀禮》整理本多有借鑒，謹此致謝。

校點者 張 濤

儀禮鄭註句讀序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禮是也。自秩宗有命，載在《虞書》，夏造殷因，以周爲盛。煌煌乎，周公之制作，萬世莫之能易也！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歎周禮在魯，知周之德，周之所以王。蓋是時列國已自爲風氣，舉典而忘其祖，固不獨一籍談矣。孔子夢想周公，問剡問聘，卒隆刪定之業。至戰國而典籍彌缺，再經秦，漢儒搜索於煨燼之餘，僅有存者，則今之三《禮》是已。

《周禮》爲周公致治之書，而漢之劉氏、宋之王氏以誤用貽譏。《禮記》本二戴之遺，雜以《公孫尼子》、《呂覽》之文，難以盡

信。惟《儀禮》爲高堂生所傳，與淹中古經合，《儀禮》即周儀也。有《周禮》以爲綱領，即有《儀禮》以詳其度數，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特其義疏焉耳。漢惟鄭註最顯，唐賈公彥兼採黃慶、李孟愬之說而爲之疏，然賈疏冗漫，往往略本文而敷別義，又傳世久遠，錯簡訛字，觸目生疑，學者苦其難讀。近代以經義取士，《儀禮》亦未列學官，於是幾成絕學。

濟陽張處士稷若，積學好古，不求聞達，取《儀禮》石經、監本互讎之，刊誤辨疑，章分節解，全錄鄭註，精擇賈疏，而附以己意，勒成一書，題曰《儀禮鄭註句讀》。余昔承乏東省，獲見是書，亟加校訂，期繡諸梓。既以還朝不果，與彼都賢士大夫別，猶以是書未刻爲憾。癸亥夏，教諭高君走書都下，則以是書刻成，乞序於余，且曰「此公夙志

也」。

余撫書而歎：竊惟制作之體，三代不相襲，而日用常行之準，必納民於軌物，而後能淑其性情。合萬物之性情，成一道同風之治，此非學古有獲，不能也。今天子方纂修三《禮》，又開館局校理經史，籤帙一新。是書前已進在上方，今復雕本行世，文治光昌，遺經畢顯，固運會使然乎？處士於是書，刪煩就簡，劈理分肌，殫皓首窮經之業。乃觀其自序之意，不惟不欲以一家言增名山之藏，并不欲以賈、鄭功臣自居，而惟欲明於詁訓而不苦於難讀。今而後，開數千百年塵封之籍，家絃而戶誦之，詳其節目而觀其會通，恍然見成周致治之隆，而即爲黼黻太平之助，庶幾無負處士嘉惠後學之苦心，與高君劄劂流傳之盛舉也夫！時乾隆癸亥十月既望，北平黃叔琳序。

儀禮鄭註句讀序

《記》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者，本於人心之節文，以爲自治治人之具。是以孔子之聖，猶問禮於老聃，而其與弟子答問之言，雖節目之微，無不備悉，語其子伯魚曰：「不學禮，無以立。」《鄉黨》一篇，皆動容周旋中禮之效。然則周公之所以爲治，孔子之所以爲教，舍禮其何以焉？劉康公有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

三代之禮，其存於後世而無疵者，獨有《儀禮》一經。漢鄭康成爲之註，魏、晉已下

至唐、宋，通經之士無不講求於此。自熙寧中，王安石變亂舊制，始罷《儀禮》，不立學官，而此經遂廢。此新法之爲經害者一也。南渡已後，二陸起於金谿，其說以德性爲宗，學者便其簡易，群然趨之，而於制度文爲一切鄙爲末事，賴有朱子正言力辯，欲脩三《禮》之書，而卒不能勝夫空虛妙悟之學，此新說之爲經害者二也。沿至於今，有坐皋比，稱講師，門徒數百，自擬濂、雒，而終身未讀此經一徧者。若天下之書，皆出於國子監所頒，以爲定本，而此經誤文最多，或至脫一簡一句，非唐石經之尚存於關中，則後儒無繇以得之矣。

濟陽張處士稷若，篤志好學，不應科名，錄《儀禮》鄭氏註，而采賈氏、吳氏之說，略以己意斷之，名曰《儀禮鄭註句讀》。又參定監本脫誤凡二百餘字，并考石經脫誤

凡五十餘字，作《正誤》二篇，附於其後，藏諸家塾。時方多故，無能板行之者。後之君子，因句讀以辨其文，因文以識其義，因其義以通制作之原，則夫子所謂「以承天之道而治人之情」者，可以追三代之英，而禮亡之歎不發於伊川矣！如稷若者，其不爲後世太平之先倡乎？若乃據石經，刊監本，復立之學官，以習士子，而姑勸之以祿利，使毋失其傳，此又有天下者之責也。東吳顧炎武書。

儀禮鄭註句讀序

余讀《西漢書》至《河間獻王傳》，於「實事求是」一言，深服膺焉。蓋自惟材質庸鈍，不能博涉群書，故凡所校閱，必欲得確不可易者一究心，十三經內，獨於《儀禮》未嘗展卷，竊憾之。癸丑夏，於樂安李象先滕囊中見濟陽張稷若先生《蒿菴集》內有《儀禮鄭註節釋序》，急欲得觀，緣不識先生，無由也。因訪之歷下，乃識其人，未見其書，怏怏而返。

今夏，余門人于湜至濟上，得識先生，先生始以手錄《儀禮》付之，易其名曰《儀禮鄭註句讀》，蓋以章句之儒自居謙也。且以

書屬余參訂。余偕同人李君夢園僭評數處，即標書上，又命湜音字發聲，凡三月乃卒業。大約其書於鄭註則錄其全，於賈疏則間有去取，而時於段後附以己說，所見皆確不可易，且多前人所未發，誠昌黎所謂「味於衆人之所不味」者。朱子曰：「遭秦滅學，漢、晉諸儒悉力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禮》固爲禮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昏》、《祭》、《鄉射》等篇，乃其義疏耳。」觀此，則修學好古以求是者，舍是奚從哉！

吾鄉惟堂邑張蓬玄先生鳳翔有《禮經》一刻，今其書盛行。此書出，自與之並傳不朽，而實事求是處則且駕而上之矣。康熙甲寅陽月中浣，長山同學弟劉孔懷謹題。

儀禮鄭註句讀序

《周禮》、《儀禮》，元公治世之大經也，而大、小戴之記傳，則孔門撰述爲多。或謂：《周禮》六官，經也；《儀禮》十七篇，緯也；戴德、戴聖，則杼柚餘論也。是亦不然。蓋《周官》六典以統朝野貴賤者，總其綱；《儀禮》以詳於士庶者，提其紀；《戴記》又摭其零膏剩馥耳。在漢時，曲臺后蒼學有專家，然河間王以《考工》補綴《冬官》，識者以爲不類，是衛道而失於陋者也。而諸儒之議禮白虎觀，亦言人人殊。高堂生至今爲禮經師。及宋以來，鄭註、

賈疏，束之高閣，視《儀禮》如古官錦，無所用於世，以爲不急之務，學士家廢置不講久矣。惟南宋葉文康公萃薈三《禮》，作《禮經會元》百篇，其文奧博雄深，貫穿三《禮》，獨絕古今。然文章之體，而非註疏之體也。今博雅家猶傳其書。明盱江何司寇喬新及邱吉甫，有變亂《周禮》之書，蓋采五官之有類事典者，強隸之《冬官》，以代《考工》，是又獻王之罪人也。夫讀書不考古，考古不尊經，而妄逞臆說，蔑先儒而惑後世，及視古經爲難讀，皆淺學耳。以余所見，濟北張蒿菴先生《儀禮鄭註句讀》一書，憫學者無路問津，而示以寶筏，不辭下學離經章句之務，而潛心鄭、賈，務使註以釋經，疏以證註，註舉其全，疏摘其要；又取監本、石經，訂其舛舛，明白洞